



月出云

作品

WU GUOYIN
WORKS

天下第一嫁

上

三年了，
秦玖已经习惯了遗忘，但自从决定再次回到这里，
她便做好了面对的准备，
她不介意，再将所有的痛苦回味一遍乃至百遍。
回味犹若品一碗黄连汤，就让苦涩噙在唇边，
浸入心底，永不消散。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下第一嫁

月出云 著

TIANXIA
DIYIJIA

上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第一嫁：全3册 / 月出云著. — 青岛：青
岛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552-0845-7

I. ①天…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4407号

书 名 天下第一嫁(全3册)
作 者 月出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海波 刘晓艳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封面设计 苏 涛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5
字 数 6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845-7
定 价 79.80元(全3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上目录

CONTENTS

楔 子 狱火 1

第一卷 朱颜改

- | | | |
|-----------|------|-----|
| 第 一 章 | 妖女本色 | 7 |
| 第 二 章 | 吾心如灯 | 21 |
| 第 三 章 | 你是何人 | 29 |
| 第 四 章 | 目盲心傻 | 43 |
| 第 五 章 | 刑堂受审 | 56 |
| 第 六 章 | 寒心暖绢 | 67 |
| 第 七 章 | 袍袖猎猎 | 81 |
| 第 八 章 | 牡丹示情 | 94 |
| 第 九 章 | 苦涩回忆 | 113 |
| 第 十 章 | 绝色花旦 | 126 |
| 第 十 一 章 | 妖孽出浴 | 147 |
| 第 十 二 章 | 如烟往事 | 160 |
| 第 十 三 章 | 阎王发威 | 175 |
| 第 十 四 章 | 不屑动她 | 190 |
| 第 十 五 章 | 无意压倒 | 198 |
| 第 十 六 章 | 巧做安排 | 210 |
| 第 十 七 章 | 春日花宴 | 218 |
| 第 十 八 章 | 阎王挑车 | 231 |
| 第 十 九 章 | 对诗对峙 | 244 |
| 第 二 十 章 | 秦玖破案 | 259 |
| 第 二 十 一 章 | 勾引皇叔 | 271 |
- 



目录中

CONTENTS

第二卷 翻云手

第二十二章	碧血沾襟	285
第二十三章	暗潮丛生	292
第二十四章	坐看风起	303
第二十五章	相亲相爱	317
第二十六章	永不言情	329
第二十七章	欢喜之初	340
第二十八章	神仙姐姐	353
第二十九章	乱点鸳鸯	368
第三十章	人生如戏	380
第三十一章	素手轻捻	392
第三十二章	微酸滋味	406
第三十三章	血色往事	417
第三十四章	为谁拼命	427
第三十五章	温泉相遇	441
第三十六章	宁下地狱	453
第三十七章	相思相杀	464
第三十八章	是不是她	479
第三十九章	身份颠倒	489
第四十章	可爱红点	500
第四十一章	七叔恋爱	510

第三卷 妖娆笑

第四十二章	苏青之案	523
第四十三章	姘头来了	534
第四十四章	未雨绸缪	548
第四十五章	血色月圆	563
第四十六章	十五月夜	575
第四十七章	素心斗魔	584
第四十八章	吾乃被迫	596
第四十九章	你还活着	608
第五十章	心如刀绞	620
第五十一章	又见烧伤	634
第五十二章	因你不哭	649
第五十三章	无耻如他	659
第五十四章	锦绣人生	670
第五十五章	尘埃落定	678
第五十六章	要爱别人	691
第五十七章	以身涉险	701
第五十八章	最后的局	712
第五十九章	决战之日	727
番外 一	许你来世	745
番外 二	逆天改命	757
番外 三	天下第一嫁	765
番外 四	洞房花烛夜	770
番外 五	烙在心上的泪珠儿	776
番外 六	我就是这样蠢笨地爱着你	780



楔子
狱火
TIANXIA
DIYIJIA

她从梦中惊醒，身上衣衫皆已被冷汗湿透。她强撑着身子坐起来，摸索着找到火烛，点燃。暗夜之中，那如豆灯火，并不能驱散她心中的惊惧。她忆起方才的梦，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

她不知自己病了几日，原本还希望一直病下去，最好病到不能拜堂。就是这病，也是她故意挨饿受冻搞出来的。可如今，她不能再病下去了，否则，她可能会死在这里。

这是她的闺房，可她被幽禁了。

贴身侍女紫绒和织夜不知被谁打发走了，只有两个陌生的侍女在服侍她，确切地说，是在监视她。她们偶尔会在她睡后悄声私语，以为她已睡熟，只有她晓得，她已经很久无法入眠了。

她们说的话，她都听在耳中。

她从她们的对话中，晓得她家如今犯了大案，是要诛九族的，还听说是他在主审这个案子。她不知此事是真是假，但她没有去问她们，她知道她们定不会告诉她实话。何况，就算是真，若由他主审此案，她家定不会有事，因他向来公正严明，而她父亲绝对是清白的。

长夜漫漫，她开始织锦，若再躺在床榻上空想，她会疯掉。

幽冥的烛光映亮了屏风前的织机和半幅未曾织完的锦缎。

机杼的声音，在暗夜里，唧唧复唧唧。

一对鸳鸯的身影在锦面上渐渐成形，一只引颈击水，另一只伸出橘红色的嘴精

心地为自己的伴侣梳理着华丽的羽毛。

她干涩的眼睛盯着锦面，鸳鸯的样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渐渐幻化成一对临波照影的男女。

.....

记忆的泡影，犹如水底的鱼儿般浮了上来。

那一日，他踏波而来，惊散了池中的鸳鸯，她嗔怒地瞥他一眼。他从背后揽住她，压低声音道：“惊散那一对鸳鸯，是我的不是，我赔你一对如何？”

她回首望去，看到他黑而清的眼眸，如上好的宝石，宝光流转。她的脸烫了起来，一把推开他，伸手道：“那你现在就赔我。”

他似笑非笑看着她，眸中光芒仿若敛尽了世间芳华。

“我们不就是吗？”他低低说道，“愿娶卿，做鸳鸯。”

“梧桐相持老，鸳鸯会双死。如果我死了，你也会随我去吗？”她追着塘中那对鸳鸯问他。

他亦步亦趋地追着她，正色道：“如果我们两个有一人注定要先离去，那一定是我。有我在，你就不会先死！”

彼时，她望着身畔男子修长挺拔的身影，忽然觉得，即使有再大的风雨，但只要身畔有他在，就一定不会吹到她身上。

.....

一阵冷风灌了进来，屋内烛火飘忽摇曳，几欲熄灭，她有所感应般骇然回首。

房门开合间，已经有两个人站在了烛火的阴影里。

这是两个戎装军士。他们穿着黑色的束身甲，外罩暗红色的大氅，腰间佩着长刀。

她从服饰上很快认出他们是谁的人，她抚了抚额前的乱发，惊喜地问道：“我就知道，他不会不管我的，是他让你们来救我的吗？”

森冷的目光在她身上逡巡一圈，两人并不说话，其中一人跨前两步，从怀里掏出来一张纸扔在她脚下。

她一眼便认出，这样的纸张，是张贴在城门口昭告天下的御诏，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

窗外风声大作，呜咽的风声，好似无数冤魂哭号。屋内却静得可怕，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她拿起御诏，先看了下右下角的朱红之印，确认是真的无误，这才去看上面的

内容。视线掠过一个个熟悉的封号，以及最后三个字：“斩立决！”

她的身躯忽然抖得像寒风里最后一片落叶，她拼了命般去撕那张御诏，一边疯狂撕扯着，一边嘶声说道：“假的，都是假的。别以为我不认识圣上的印章，这是假的！”

“你明明知道是真的！”一名军士冷冷说道，森冷的目光中暗含着一丝同情，“来时主子让我告诉你，他从未喜欢你，他心中另有其人！”

她停止了撕扯，抬起惨白的脸望着军士。

死寂的屋内忽然响起了笑声，磔磔的声音好似夜枭的鸣叫。

过了好久，她才发现声音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

多可笑啊！

他说他会保护她，可最后，带来风雨肆虐的，不是别人，却是他。

那些她以为美好的曾经，原来只不过是利用和欺骗盖起来的海市蜃楼，只一个摇晃间，便倾塌得灰飞烟灭。

“他说心中另有其人，是谁？”她眯起眼睛，冷声问道。

军士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她是一位高门贵女，善良温柔，端庄娴静。你不必知道她是谁，主子说了，这一世他对不住你，倘若有来世，他自会回报你！”

来世回报她？！

她只觉得浑身血液逆流，愤怒好似潮水开闸般涌出。

“去他娘的来世，你告诉他，我这辈子就要他血债血偿！”她嘶声喊道，从未想到，平生第一次骂人，骂的竟然是他！

“恐怕这辈子，你没有机会了！”军士同情的目光中迸发出杀意，“黄泉路上那么多亲人陪着你，一定很热闹，一路好走啊！”

原来，他还要她死！

真是一出烂戏，和话本子里那些俗得不能再俗的戏差不多。痴情的小姐遭遇美男计，被情郎利用完毕，就像扔掉抹布般将她扔掉了。甚至于，他都不屑于亲自动手。

她挣扎着走到织机前，将织机上的锦缎取了下来，双手托着走到军士面前。

“这是我答应给他的，回去对他说，他虽负了我，我却死也不会欠他任何东西。再告诉他，来世，我不要和他有任何牵扯！”她的声音缥缈如风，没有任何的爱恨，就像在叙述一件很平淡的事情。

可两名久经沙场的军士却听得忍不住心里发酸。

她说完，便默默转身，向桌边踱去。

裙袂拖曳在地上，带着凄美的华贵。

两个军士在屋内洒满了灯油，然后扔出了火折子。大火烧起来前，两个军士身形敏捷地退了出去。

她摔倒在地上，头擦破了，鲜血染红了她的脸，看上去惨不忍睹。

她眼睁睁看着火焰很快烧到了她的衣衫，烧到了她的身子。

这宛若地狱烈火般的焚烧，这深入到灵魂深处的疼痛，让她忍不住嘶吼出声。

烟雾漫了过来，早已经流不出眼泪的双目竟被熏出了泪，滴落在光滑的地面上，竟然是殷红的颜色。

她依然努力地睁着眼睛，可是她什么都看不见，眼前除了血红一片，依然是血红一片。

整个世界都在燃烧！

耳边只有一片空白，好像声音都被抽走了，可偏有一道声音穿过烈火传了进来：

“畏罪自焚！”

第一卷 朱颜改

你是狠辣的，无情的，也是凉薄的，

你只会笑，不会哭，无人知道，

你眼角那颗嫣红的泪痣，便是一滴风干的血泪。



妖女本色

第一章



一辆青呢马车停在丽京城外官道一侧，车厢外，有数十人在厮杀。

车厢内，秦玖坐在锦绣团垫上，乌发斜绾成倭堕髻，整个人看上去懒懒的。她顺着窗户缝隙看了会儿外面的厮杀，便有些厌倦般放下了帘子，伸手抚摸着怀里红嘴鹦哥儿的羽毛，打了个哈欠，慵懒地闭上了眼睛。

她知道，坐在她对面的侍从榴莲一定又在暗自诅咒她。她忽然睁开眼睛，果然看到了他惊慌失措的脸。她玩味地勾唇，“莲儿，你是否也想出去练练身手？”

榴莲脸色一白，但还是恭敬地说道：“奴才愿保护九爷，万死不辞。”

秦玖眯眼静静望着榴莲。

据说，她杀人时习惯眯眼。榴莲脑中跳出不知从谁口中听到的话，手微微抖了抖，脊背上一股寒意慢慢升起。

他胆战心惊地凝视着对面这双眼。略飞的眼角，密而长的睫毛。眼眸微眯睫毛翘起时，似乎挑起了所有的魅惑。左眼角边一颗嫣红的泪痣，又在邪魅猖狂中平添了一丝凄婉。

这是一双极美的眼睛。可是，榴莲却极其厌恶这双眼睛。确切说，厌恶这双眼睛的主人。

当然，不论是谁，日日和一个妖女待在一起，时时担忧被她吃干抹净再杀人灭口，也会厌恶她。

“莲儿如此忠心，为了你这句话，我也舍不得让你出去送死！”秦玖似笑非笑地说道。她的声音并不清澈，也不娇美，反而似放久了的古琴，几许喑哑低回，几

许寂寞高寒，几许魅惑悠长。

榴莲心中一松，这才发觉脊背上全是汗。虽然被耍了，但终归暂时保住了命。他知道自己武功低弱，出去了便是送死。他不想死，为了活下去，他只得去迎合这个妖女。

外面的厮杀声终于停止，秦玖的另一个侍从枇杷在马车外禀告道：“九爷，刺客已经全部被诛杀！”

秦玖喝了一口茶，淡淡说道：“前面就到丽京城了吧，今日是上元节，天黑前务必进城，进城后径直去天一街赏花灯吧！”

榴莲没想到秦玖还有心情游玩，在心里暗暗咒骂了句“妖女不得好死”。

秦玖瞥一眼榴莲，慢悠悠说道：“每年上元节，朝廷都会颁下御旨，入夜后可在天一街尽头的青云楼前燃放烟花。丽京是三朝古都，号称云沧大陆最大的都市，许多国家的贵族、商人都不远千里，慕名云集丽京。在今天这样的大日子，你不光能看到衣履各异的异国人，还会看到来自大皛国的宝马羊毡，槃国的华彩斗篷、珍贵宝石，烨国的飞禽怪鸟和宝剑利刃，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云韶国的美女。”

榴莲从未到过丽京，听说有这么多热闹可瞧，顿时打起了精神来，浑然忘记了一路奔波的劳累和方才遭受刺杀的恐惧。

“九爷，您曾经来过丽京？”榴莲好奇地问道。

秦玖敛下睫毛，缓缓道：“少时曾来过。”

马车一路疾行，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丽京城。马车自宣德门直入丽京，经过德庆坊，穿过几条街，拐过东角楼，到了天一街。

秦玖掀开窗帘凝视着外面的人潮和花灯。冷风透过缝隙灌了进来，她下意识裹紧了身上的斗篷，正要放下窗帘，视线忽然凝注在一盏花灯上面。

“车夫，停车！”秦玖曼声说道。

榴莲初到丽京，对什么都感兴趣，见秦玖要下马车，这正合了他的心意，忙不迭地过来搀扶她。

秦玖扶了榴莲的手出了马车，便径直向那盏花灯走去，她身姿曼妙，行动间带着入骨的优雅，一身石榴红的斗篷在人群中分外显眼。红嘴鹦哥儿已经睡醒，停在秦玖肩头左顾右盼。

这一夜的天一街上，除了人最多，便是花灯最多，将整条街点缀得如同天上的街市。

灯山火树，绚烂迷离，好一派盛世繁华。

秦玖面前是一座酒楼，酒楼名玲珑阁，楼前挂着许多彩灯，彩灯下面皆吊着

谜面。

秦玖看到的那盏花灯就夹杂在众花灯间。

那是一盏六角的花灯，乍一看并不起眼，但是细看会发现与其他花灯皆不同。这个做花灯之人显然用了许多心思，骨架外面装裱的并非是纸而是白绢。绢上的画，不是印染上去的，也不是画上去的，而是绣上去的。

花灯六面绣的全是竹，却每一幅都不同。有风中之竹、雨中之竹、雾中之竹、月下之竹、日下之竹、霜覆之竹。

雨中之竹中的雨丝，是将丝线织在白绢中，被花灯里的灯光一映，便现出若隐若现的雨丝，那种扑面而来的湿意惟妙惟肖。雾中之竹的浓雾更巧妙，是用各种不同的织法，让整幅白绢现出厚度的不同，这种不同被光一照，便显出浓淡不同的雾气来。

榴莲见秦玖被花灯吸引，便也凑近看了看，看到灯上的织锦，他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他家之前也是富贵之家，但从未见过这样精美的织锦和绣品。

“太让人惊叹了，这盏花灯，堪称珍品啊。帝都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做这盏花灯的女子，不知是怎样心思玲珑剔透的奇女子啊！”榴莲忍不住啧啧称奇。

秦玖冷笑道：“奇女子吗？！你去叫管事的过来，问问这盏花灯哪里得来的？可否出手？”

榴莲见秦玖脸色暗沉，猜她肯定在嫉妒这做花灯的女子。他心情顿时大好，一溜烟儿去找玲珑阁的管事。

玲珑阁的管事是一个年轻男子，就在楼前看大家猜谜，听榴莲说完，他遗憾地摆手道：“不瞒你说，这盏花灯，今夜许多人要买了。只是你们就是搬来金山银山，我也是不能卖的。除了这盏竹灯，别的可以随意挑选。”

榴莲奇道：“为何不卖？”

管事的压低声音道：“实话说，这盏竹灯不是我们玲珑阁的，而是有人寄放在此处的，一会儿他便会来取。”

秦玖并不放弃，微笑着问道：“不知是何人寄存在此处的？我们想等一等，倘若他来了，我们再从他手中买走。”

管事的男子瞥了一眼秦玖，“我就直说了吧，那位客人肯定是不卖的。因他寄存花灯，也是为了取悦心上人。花灯摆在这儿，一会儿他会带意中人来买。所以，你还是别等了。”

榴莲知道，一些富家公子为了讨意中人欢心，常用一些非常手段。这种高价买走自己的东西，博心上人一笑的，也是有的。

榴莲见秦玖没有离开的意思，试探着说道：“我们等一等无妨。”

管事的朝前方一指，低声道：“他来了。”

秦玖随着管事男子手指着的方向朝街道上望去。

天一街在丽京属于比较宽阔的街道，可容得下八乘并行。碰上今日这样热闹的日子，再是宽阔的街道似乎也不够用，马车穿梭、人流熙攘，人和马各自奔走，贵人和平民都到了街上，更不时有衣履各异的异国之人穿街而过。

秦玖在人流中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男子。

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无论他走在哪里，都能让你从人群中一眼看到他。

他站在一盏莲花灯前，负手侧对着她这边看着灯。他身材很高，着一袭孔雀紫色的锦绣华服，外罩同色披风，上面用金线纹绣着繁复错杂的图案，看上去幽暗繁丽，贵气凛然。他足蹬黑色皮靴，腰间佩剑，手中随意缠握着的一柄乌金马鞭在灯下闪耀着暗金的冷光，如同主人一般，透着低调的华贵。

莲花灯朦胧的光芒笼罩着他的侧脸，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非常年轻而俊美的一张脸。似乎感知到有人在注视，他回首朝这边望了一眼。

轩昂的剑眉，冷峭中透着逼人的英气。那双眼很深，透露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和锐利。

榴莲专注地盯着紫衣男子看了半晌，甚感疑惑：这样一个翩翩绝世佳公子，还需要费尽心思来博心上人一笑吗？那这丽京城的女子，眼光得多高啊！再回首一瞧，见秦玖也望着紫衣男子目不转睛。

他想：妖女不会看上紫衣男子了吧？倘若真是这样，倒是好事一桩，估计她便不会对自己下手了，但这个男子却实在可惜了。这样俊美冷峻的男子，不知会不会笑？便在此时，紫衣男子侧头朝着前方微微一笑。

榴莲从未看到一个男子可以笑得这么好看！

莲花灯的柔和光芒与他脸上轻柔的笑容交相辉映，耀得人目迷心荡，暖得人心底发涩。

这样温柔和煦的笑容，也只有冲着意中人才会有吧？

秦玖目光稍微一转，便看到紫衣男子目光笼罩的前方，有一个年轻公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这位公子身材秀挺，但个头有些矮小，身着一袭月白长袍，外披一件白色狐裘披风，墨发梳髻，簪着一支白玉簪。他肌肤白腻，容色绝丽，整个人宛若玉雕一般，有一种自然清冷的神韵。

他似乎猜中了不少灯谜，手中拿着五六盏猜灯谜赚到的花灯，笑得很是欢快。

紫衣男子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花灯，交给尾随在身后的侍从，“我们到玲珑阁那边看一看。”

白裘公子点点头，两人一道朝玲珑阁这边走了过来。

榴莲看得都傻眼了。他没想到，这个寄存花灯的紫衣男子的心上人也是个男子。他早听说有些男子有龙阳之好，私下里偷着养男宠，只是这种事情本是见不得光的。哪里想到，在丽京城竟这般猖獗？

榴莲这边呆呆地正风中凌乱，那两人已经从他身侧走过，径直朝着玲珑阁而去。

白裘公子在看到那盏竹灯时，目光忽地一凝，“这盏竹灯当真别致！”

秦玖冷笑。白裘公子倒是有些眼光。

她早已瞧出来，这个身着白裘披风的公子，其实是一个姑娘。不是秦玖眼厉，而是这女子并没有真心要扮成男子，只不过把女扮男装当作一种风雅之事而已。哪有男子的脸如此白腻，又有哪个男子的腰肢如此纤细，声音如此娇美？

这样的扮相，也只能骗一骗三岁的小孩子和榴莲这样的呆子。

早几年前，丽京的大家闺秀出门，就习惯女扮男装，且将其视为风雅之事。倘若不女扮男装，便会在脸上罩一块面纱。就是青楼里的头牌出门，也会罩一块面纱的。像秦玖这样什么也不罩的，多半会被认为是小家小户的女子或是风尘中混到底层的娼女。

“喜欢吗？”紫衣男子问道。

裘衣女子点点头，伸出白皙的手指温柔地在竹灯上抚过，好似抚摸珍宝一般。

“你既然喜欢，那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你求到。”紫衣男子盯着裘衣女子的眼睛，温柔地说道。他转身问玲珑阁的管事，“这盏竹灯要如何才能得到？是猜灯谜吗？”

玲珑阁管事微笑着迎上去，“不瞒公子，这盏花灯是难得的珍品，敝阁得来不容易。所以阁主立下了规矩，只要谁能在三百步外一箭射中悬吊竹灯的细绳，这竹灯玲珑阁就送与谁。公子不妨一试，这盏竹灯至今还无人能射中呢！”

“三百步？是不是太远了？”裘衣女子蹙眉问道。

紫衣男子勾唇浅笑，“无妨，还难不倒我。杜管事，请将弓箭呈出，我打算一试！”

玲珑阁管事杜月连声道好，命人将早已备好的弓箭取了出来。

“这盏竹灯，我也很喜欢！既然有这样的规矩，那么，我也可以试试了？”秦玖迈步上前说道。